

魏王買山錢安得貽

黠結茅屋

空山日暮無人烟喬

松寒篠簜我泉此

中定有姑射仙石鼓

路斷尋不得曳杖去

吟招隱篇

东坑詩文集



东
坡
诗
文
集

总策划

杨礼斌

黄为国

梁轼文

卢浩华

苏佛养

李树容

梁轼文

卢浩华

苏佛养

黄醒光

叶浩钿

丁克暖

李爱连

责任编辑
刘焕伦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

主 编

校

编

委

对

谢创志

谢彭钦

刘成

谢华集

卢惠田

谢肇凡

丁文华

周秀英

卢国华

彭灿晃

谢衍华

序

杨礼权

《东坑诗文集》经东坑诗词协会全体同仁的收集整理，在春日的阳光里付梓出版，这对东坑来说，无疑是一件喜事。《东坑诗文集》的出版，为我镇文化建设添上了绚丽的一笔。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，当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置身于『卖身节』欢乐狂潮，感受东坑独特的民俗节庆氛围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渴望了解东坑的历史，了解她的内涵、她的底蕴、她的文化、她的内心，让自己度过一个完美无暇的东坑二月初二『卖身节』之旅。有了这本《东坑诗文集》，你便有

了一条畅达完美的人文路径。《东坑诗文集》是一部集山水风光、人文史迹、文学感悟和民俗风情为一体的书籍。全书收录了东坑本土诗词408首，古迹颂咏8处，人物14人，赠答诗31首。诗文翔实、客观地向读者再现了当年东坑的风土人情、秀丽景色以及社会风貌，让读者能够全面、深入地了解东坑文化。

藉《东坑诗文集》付梓出版之际，希望这本汇聚东坑人文精髓的诗文集，能为广大读者带来一缕清新的空气，透过这缕清新的空气进一步读懂东坑，了解东坑，领悟东坑。

二〇〇五年三月一日

《东坑诗文集》

前言

谢创志

在整理资料，编撰本书过程中，我们的确感到东坑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。下面从三个方面略谈笔者的收获。

丁屋村丁氏对东坑文化的贡献

《东坑诗文集》把目前能获得的东坑历代诗、词、文收集起来，为人们认识东坑、研究东坑提供一个资料库。

丁松确（一三四六——一四二九）字茂坚，号雪村。《丁氏族谱》有云：

或者有人觉得，东坑一个小地方，能有什么文化底蕴值得发掘？我想，有没有文化底蕴，不是靠拿着高音喇叭喊出来的，而是必须一件一件地拿出来的。为了一件一件地拿出来，我们翻了很多书，包括史书、文集、地方志、族谱、报纸，甚至到田间岭上，进行田野考察，抄录碑文，因而积累了很多资料。现在，是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的时候了。

雪村公以上源流甚远，而开创琥珀坑者，是雪村公也。明洪武五年五月五日午时立围，至今衣冠藩衍。

始祖丁松确的墓今仍保存于丁屋管理区的一条水泥路侧，至今还很完整。墓经丁氏子孙重修，有墓表、墓志铭各一。

墓表为《雪村处士丁公墓表》，明陈璉撰，松确子丁恺等立石。这块碑除了开头几行的文字清楚可读外，每行都有人为毁坏，

把

03

不可辨读。另一块是《雪村处士丁公墓志铭》，撰者姓名已被凿去，只知他是明嘉靖间人。（经笔者考证，此人应是茶山人钟云瑞，官湖广右参议。）尾署「玄孙溥本充等重修」。

这块碑保存比《墓表》好得多，虽亦有数处损毁，但大部分文字都清晰。两碑大小相同，高73cm，宽44cm，二十行，行四十二字。

丁松确生活在元末明初，时方乱世。元末，他曾当过博罗簿尉、义兵千户等职。元亡，他归隐田园，躬耕陇亩，足迹不入城市，以课童耕田为乐。他自己很勤俭节约，对待友朋邻里则十分慷慨豪爽。对家乡文化事业十分重视，他曾建立义塾，请来名师，教育族里子弟。这对丁氏后人的培养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在他年过八十之时，『深惧谱牒毁灭，罔以贻示后昆，乃令长子恺取爱松所

叙者，续而成之。曰《丁氏家谱》』（陈琏《丁氏家谱序》）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材料。

明洪武辛酉（一三八一）年间，苏友兴劫掠乡里，村民望风四通。丁松确对乡民晓以大义，不肯离开，为苏友兴部下所捕，胁以刀剑。他不屈不挠。官兵击溃苏众，丁松确带领一千人向总兵官诉明实情，得归。数百家赖以存活。这些都是丁氏始祖丁松确对乡邦的贡献。丁氏后人的发展也颇多可记述之处，尤其在文化事业方面比较突出。【民国】《东莞县志·艺文略》著录了丁氏后人两本诗集。一本是丁恒《菊庄集》，另一本是丁翊《马山诗集》。

丁翊是丁松确玄孙，字士敏，号马山，成化元年（一四六五）举人，官信丰县（今

江西省信丰县)知县。诗集已佚去。

丁恒,丁松确第五子,字守彝,号菊庄,未仕。他的《菊庄集》,【民国】《东莞县志》据【雍正】《东莞县志》著录。明末清初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编《广东文选》收丁恒诗一首,《丁氏家谱》里收其诗八首,《东莞诗录》里收五首。一首重见,合共十三首。

丁恒去世后,友人悼之以诗。丁恒次子丁廉编成一帙,请翰林院编修、承事郎丘浚作序。序盛称丁恒『博学能文』,其中指出丁恒『以诗闻一方。其诗冲淡浑雅,颇有唐人风致』。评价甚高,后来张其淦《吟芷居诗话》引用了此段,【民国】《东莞县志》著录《菊庄集》时也引用了此段。丘浚评语对探讨丁恒的为人及作品极具参考价值,今附于后。

就丁恒现存的十二首诗作来看,的确有值得品味之处。如『凉风生涨色,微雨淡秋阴』、『谷口行人冲雾出,林间啼鸟隔溪闻』、『芳草斜阳六七里,短篷孤棹两三人』、『樵客归时松带雨,竹鸡啼处石生云』等等勾勒人物于景色之中,意境清幽古巴队雅。又如『相逢不得叙生平,短歌欲赠难为情』、『岐路空南北,浮生自古今』则抒写了与友人惜别之情。难怪乎《吟芷居诗话》称『不易得也』。

读丁恒诗的另一收获是知道丁屋一带原有八景:『石钟烟树』、『友溪晚渡』、『吴庵夜月』、『姑岭松涛』、『亭岗拥翠』、『石凹归樵』、『竹桥春涨』、『南坑秋霁』,合为『琥珀坑八景』。

自丁松确立村始,历代子孙重视文化事业,英才颇多,愿丁氏后人继承祖辈传统,为乡邦文化事业作出贡献。

长于『集句』的角社诗人

吴而达，字康侯，东坑角社人。生当明清易代之际，具体生卒年月已不可考。

《吟芷居诗话》说：『《宝安诗正》将张穆、吴而达编入国朝，在尹源进、张朝绅诸人后，然两人节慕柴桑，遗世独立，故援陶潜书晋之例，仍列诸明。』（见《东莞诗录》卷二十四《明·吴而达》）据此，吴而达起码活到康熙年间。《东莞诗录》将他收入『明』，是因为要表彰他『节慕柴桑，遗世独立』的精神，凸显其遗民身份。

是的，吴而达确是一个很有骨气的遗民。《吟芷居诗话》说：『吴康侯少负瓌材，使习举业，定必飞黄腾达。』（《东莞诗录》卷二十四《明·吴而达》引李奇曰：『康侯少负雋才。』可

见，吴而达富于才情，是大家公认的。如果他的出众之才肯为新朝所用，即使不一定能『飞黄腾达』，也绝不至『后贫困益甚，家徒四壁，食只半炊』（见上引『李奇』语）他具有这种贫贱不能移的气节，明亡后弃去举子业，抱遗世独立之志，以布衣终其身，就是必然的了。他生平以诗文贄自给，旅食四方，生性狷介，坚僻自守，取与不苟。性情相投的，他就乐于与交；一不当意，即拂袖起，虽贵人不能邀其一盼。无论生活如何穷困，都『终日怡然，殊无悴容』（同上）

明末遗民有很多是遁隐禅林的，但吴而达并不，他甚至劝阻别人这样做。【民国】《东莞县志》卷六十四《吴而达传》就记载了他这样一件事：『故交黄氏子，少孤，鞠于祖母，既长，欲削发为僧，而达题诗寺壁云：「问君现在

修何事，眼见当前绝五伦。」黄感悟，遂止。」如果说吴而达弃举业是因为他的「忠」，那么这件事就正可见他的「孝」。如此种种，均可见出一个讲求忠孝、标尚气节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。

吴而达的交往已经很难考察清楚，但不

能不提的是他与张家珍的友情，《吟芷居诗话》及李奇都说他们两人互相唱和。现存吴而达诗已找不到这方面的痕迹，好在张家珍诗给我们提供了可贵的证据。张家珍《秋日尹如度、王德孚、梁馥仲、周伟石、吴康侯、叔柄弟集江居》一诗告诉了我们有关吴而达交游的一些概况。（杨宝霖《张家珍诗校笺》，油印本）张家珍另有一首《月夜怀吴康侯》，则很深刻地吟咏出他们二人的深情厚谊。诗曰：

江村绿酒对斜阳，潦倒终衣坐石凉。

古木藤萝悬海月，高原松柏动秋霜。
故人不见知何处，邻杵忽闻思渺茫。
自掩南窗眠未稳，依稀一梦到池塘。

诗见《东莞诗录》卷二十三《明·张家珍》，杨宝霖先生辑入《张家珍诗拾遗》，见《张家珍诗校笺》。

吴而达的敦尚节义，不屈于权贵，不移于贫贱，确是赢得了后世史家的一片赞誉声。但他留给我们的，更为重要的，恐怕是他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。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卷二、《民国》《东莞县志》卷六十四《吴而达传》都说而达著有《康侯集古诗》、《破梦草》。【民国】《东莞县志》卷八十七《艺文略五·集部上》据《粤东词钞》著录《破梦草》，据《戴府志》著录《康侯集古诗》，俱不题卷数。《吟芷居诗话》亦说吴而达「遗集已不得见」。可见《康侯

集古诗》、《破梦草》早佚。幸《东莞诗录》卷二十四据《宝安诗正》收录了吴而达诗八十首，这位明末遗民的愤时悼俗、磊磊落落、特立独行的灵魂，才得以熠熠生辉地跳动在那发黄的故纸堆中。

吴而达诗，陈伯陶说『长于集句』，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卷二）李奇说『诗、古文词俱工，而集古尤工』，《东莞诗录》引）《吟芷居诗话》则说『集古如己出，伤心人别有怀抱也』。特别是『集古如己出』一句，实在是对吴而达集古诗的极高评价。吴而达的集句诗不专集某一朝的诗，各朝各地的诗人佳作，都是他猎取的对象，甚至有集自莞人诗的，如《悼尹仁甫内子张孺人》第二十首就注有用『邓云霄』的诗句。集句诗很不容易写，作得不好的，不只表达不了自己的感情，简直就如乞儿之百衲衣，

腐臭得很；作得好的，便如天机云锦，异彩纷呈。作者首先须熟诵无数佳章妙句，才能如探囊取物地信手拈来，汇集了他人的诗句，成为自己的一首新作。句句都是别人的，但全首却是自己的，全首的感情是自己的，这才称得上『集古如己出』。

读吴而达诗，除了惊叹他集句之妙，更会被他悲愤的情思所感染。如《感秋杂咏》第九首云：

前代愁时后代歌，汉家陵寝雨声多。
山川旧忆刘王叔，人物今无晋永和。
千古斜阳千古恨，一重流水一重波。
明知往事如蕉鹿，争那闲思往事何。

（《东莞诗录》卷二十四）

目睹山川遭劫，人物凋零，作者想自我开解，但『争那闲思往事何』？故国之思使他无处

逃遁，无从逃脱，借古讽今，委曲婉转，感情跌宕起伏，一喟三叹，悲愤之痛现乎词。

《吟芷居诗话》还举出『野老久无新旧历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』、『一自辽阳烽火息，负恩多少抱琵琶』诸联，评曰『感慨遥深』。而最广为人知的，应该是下面纪事中引及的这一联：

（吴而达）尝题降绅某像，有『堪嗟禄食全无面，何事奸雄尚有头』语，邑人至今传诵之。

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卷二、【民国】《东莞县志》卷六十四吴而达传）

这一联出于吴而达《有感》第一首，全诗云：

不死存身作远谋，屡朝冯道学归周。
纵偷禄食宜无面，何事奸雄尚有头。

千载秽名还秽口，百年藏骨不藏羞。
秋宵露滴铜驼眼，即使无声泪暗流。

（《东莞诗录》卷二十四）

两处所见略有异文，当系传唱过程中产生的。全诗对投靠新朝者作了不留情面的痛斥，正气凛然，大义昭昭，难怪『吾邑五尺童子亦能诵之』、『脍炙人口』。（《吟芷居诗话》）

可惜的是，今存吴而达遗诗并非每首都注明集自何人的作品。这不是《东莞诗录》的错，而是其所据的《宝安诗正》原就如此。《吟芷居诗话》云：『《宝安诗正》所录（吴而达诗）多集古之作，而有注有不注，姑仍其旧。』今天如有人肯一一为之查出出处，对东莞诗词界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。

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卷二、【民国】

《东莞县志》卷六十四《吴而达传》称而达亦工词，笔者于他书得其词一首。这也是《东坑诗文集》中仅有的一首词。

作品占本书篇幅最多的谢荇臣

谢荇臣（一八一三——一八八七）字渠经，号石籀，是井美村人。《东莞县志》卷七十三有传。据《岭南谢氏谱略》载，荇臣年少时，已是聪明过人，应童子试屡列前茅。但他的命运却很不利，到三十四岁才中甲子科二十一名举人，而且在以后的三次会试中，始终考不到进士。

不过，由于乾隆帝的特殊定制，谢荇臣于五十岁这年大挑举人一等，分发直隶，侯补保阳知县。他的《庚辰夏大挑分发直隶和答同年邓莲裳太史》云：『不知老将至，志

欲奋飞翰。』不过，这一次机遇未能改变他的穷困，而且，侯补多年仍未有机会任职，终于在五十七岁那年卒于保定寓所。

谢荇臣一生中也曾干过些令人称赞、造福后代的事情。例如：万顷沙自道貌岸然光年间形成以后，东莞人与香册人多年纷争，系狱多年，未得解决。谢荇臣与何颀、何仁山等人四处奔走，不懈努力，终于解决了这一纷争，万顷沙遂归于东莞。他对乡邦文物亦有所贡献。家乡的文阁、庙宇、祠堂的重修及建造，他都积极参与，大力支持。至于修停岗庙、神山书院、龙王庙和罗浮山茶山观等，他都乐此不疲，还分别为之写下《神山书院记》、《重修庙碑记》、《草塘文社序》等文章。他即使万里服官，犹不忘乡土。故《岭南谢氏谱略》称其『维持风俗，奖励后进，笃爱宗亲』，评价颇为中

肯。

『谢君石簪，好游者也！』（袁镜晖《生春草堂吟草序》）这是谢荇臣同门好友袁镜晖对他的评语。这一点，从谢荇臣的诗集中也反映得很清楚。对于粤中的山水名胜，当然是『或再至三至，如履户庭』。即使是广东以外的胜迹，他也常顺路登临；走闽浙，有《扬州怀古》；过齐鲁，有《泰山行》。吸江楼、金山寺、鄱阳湖、百花洲、滕王阁、居庸关等等，都留有他的足迹。他亦因此而获得不少灵感，变化出优美的诗句。

对游玩山水，谢荇臣亦有自己的心得。

他在《游西山记》一文的末尾写道：

归述于同人，金曰：『子之游，得其约略。西山幽胜，犹未尽也！』余曰：『然昔宗少文以卧游适性，而况亲蜡余履者。兴尽

而返，谁曰不宜？彼牧竖樵夫，日在佳山水中而不知其趣者，亦复何限？名山真面，惟会心人能领之。』

他认为游山不必久久盘桓，不必每石每泉皆至，只有会心人才能领略其中滋味。

谢荇臣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，他对仕途的热衷与其他举子无异。因此他不断去应科举考试，直到年近半百，犹耽于此，使人感到他那种追求功名富贵的心从未停歇过。正如《五十初度书怀》有句云：『曾怀卜璧经三献，且折陶腰服一官。』但由于封建社会制度的腐败，有用的人才往往被埋没或抑制，所以谢荇臣在生活的后期也感觉到仕途不好走，自己踏入来，也许是错了。他这种悔恨情绪表现在诗中，如在《寄怀邑中送别诸公》一诗中叹道：『我本烟波一钓徒，为

贫而仕来燕都。几时优游归林下，钓竿五尺拂珊瑚。』为五斗米折腰确不是每个人都情愿的，而且，现在当上小官，能不能解决贫困呢？试看《篷车行》：『不如归作硯田叟，墨耨笔耕自糊口。宦海崖岸渺难寻，岂必折腰博五斗。』

谢荇臣虽无明显的以民为本的思想，但他也较为关心民瘼。同治年间，本乡粮食拖欠累累，他拿出自己的粮食帮助乡民。同时，他仿照朱子常平仓法，提倡『借谷』，用来防备失收的年头，使乡人受惠不浅。他在《斗铭》中写道：『大半，大半，可以量才，可以饮酒。施之佃民，为罪之道。粒粒苦辛，何堪大受？』诗人关怀人民，为民着想的思想感情跃然纸上。

谢荇臣筑有生春草堂，并以此名其集。

《生春草堂吟草》乃谢荇臣晚年自编，有诗作一百余首。

邓蓉镜《生春草堂吟草序》说：『闲尝慨夫今之居官者，大率疲于征逐而工于趋迎。习俗移人，贤者亦几不免。石簪则举斯人之忘其疲而求其工者移用之于诗。展卷读之，觉其胸次悠然，绝不类郁郁久居者之作。』这个评价是比较恰当的。谢荇臣的诗没有无病呻吟之作，虽久困场屋，而哀愁悲楚之句亦不多；有者亦只是淡淡哀伤，耐人寻味。

我最喜欢他记录风土人情之作。

风土人情，随地域的不同也就千差万别，尤其我国幅员辽阔，更是如此。谢荇臣不但热爱壮丽的河山，对风土人情也很关注。他『所遇名流遗迹，与夫民风土俗，往往寄诸诗而留题于水驿山亭，以抒其胸中之



所得’。(袁镜晖《生春草堂吟草序》)在这一类诗中，以《羊城竹枝词》、《井陘县杂咏》几组诗最为突出。

相卜星医大六壬，沿街术士世情深。

——《羊城竹枝词》之四

诗句写了大街上的占卜算命的盛况，告诉了我们，在清末的广州城内，表面的繁华掩盖不了内在的腐朽。

如果单从艺术特色看，《万顷沙竹枝词》

可谓佳篇妙作：

田可耕兮水可鱼，生涯海国不诗书。

晚来下酒无他物，紫蟹红虾白饭鱼。

——《万顷沙竹枝词》之三

苍茫云水剩斜晖，卖去鲈鱼蛋女归。

若问侬家何处是，扁舟惯泊宝安围。

——《万顷沙竹枝词》之四

诗作生动地表现了蛋民的生活，极富生活气息。此类作品虽只是随手偶作，但亦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功力和才华。

东坑历史文化之深厚，原非本文之粗略介绍可以穷尽的。笔者赘言数句，无非作为引玉之砖，企望各位方家大雅不吝赐教。同样道理，尽管我们已对东坑诗文刻意搜求，然而遗文佚著，或许尚多。其搜遗辑佚，惟有仰仗高明了。

凡例

1、本集意在保存历代东坑文献，分上、下编。凡属历代东坑人创作之诗、词、联、文，不计妍媸，不较完阙，一律入上编，为「东坑历代诗文辑存」。非东坑人所著，而其中有关东坑之历史文献，统入下编，为「东坑史料辑存」。族谱中人物传记，其性质近于史料，不应视作「诗词文」，故亦收入下编。

2、上编收录作品以该作者卒于一九四九年为下限。如其人建国后仍存，然作品大部分完成于建国前，亦予收录。否则，纵系华章丽句，亦不入，以严其例。

3、上编作品以作者姓氏笔划由少到多归类。一姓之内有数名作者，则以作者生活年代或长幼为序。其有专集者，则依专集录入，如谢荇臣之《生春草堂诗草》。其无专集或集子已佚者，则据他书（如《东莞诗录》）辑录，录入顺序先诗词后文。

4、上编之作品有见于多书所载者，则比对各本之异文，并出校记。无异文者，亦注明又见何书，以见东坑诗文之影响。

5、上编所有作者均为撰小传。确无资料可考者，则注明生平不详。

6、他书所载有关东坑诗词文之评论资料，辑于下编「人物」类。

7、下编所收资料分「人物」、「古迹」、「赠答」三类。一切有关东坑人之碑、铭、小传、评论等资料均属「人物」类，再以传主分类，同一传主之资料以年代先后为序。族谱中所载人物甚多，只择其有事可记者入录。「古迹」类则收各书所载东坑名胜资料，资料排列略同「人物」类。「赠答」类收与东坑人唱和、赠答之作，以该作者年代先后为序。

8、所有资料均详注出处，以便复按。

目 录

东坑历代诗文辑存

丁迪隆

游罗浮山

丁 贵

自题『爱松』别号

书本族砧基簿后

丁 恺

重修家谱序

丁 恒

闲居

琥珀坑八景

送文可归杭州

送人归钱塘

云溪

咏柳貽任文甫

散句
吴而达

羊千秋怀

感秋杂咏

甲申即事

寄予庆沈太守

寿林尔炯

寿丁硕亭

寿尹德远翁九十

寿丁湘涛尊人

李无炫游燕台却寄

贺甥新燕为家春木作

寿张总戎夫人

朝云墓

悼尹仁甫内子张儒人并引

挽柳烈女

挽孙烈女

寿丁群玉丈

有感

寿丁会午

哭春木

三 三 三 三 四 五 五 六 六 八 八 八 九

九 九 九 〇 二 三 三 三 三 一 四 四 四 一 一 一 〇 二 二 二 二 三 三